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回 代謀差營兵受殊禮 吃倒帳錢儉大遭殃

當下繼之對我說道：「你不要性急。因為我說那狗才窮的吃盡當光了，你以為我言過其實，我不能不將他們那旗人的歷史對你講明，你好知道我不是言過其實，你好知道他們各人要擺各人的架子。那個吃燒餅的旗人，窮到那麼個樣子，還要擺那麼個架子，說那麼個大話，你想這個做道臺的，那家人咧、衣服咧，可肯不擺出來麼？那衣服自然是難為他弄來的。你知道他的家人嗎？有客來時便是家人；沒有客的時候，他們還同著桌兒吃飯呢。」我問道：「這又是甚麼緣故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有甚麼緣故，都是他那些甚麼外甥咧、表姪咧，聞得他做了官，便都投奔他去做官親；誰知他窮下來，就拿著他們做底下人擺架子。我還聽見說有幾家窮候補的旗人，他上房裡的老媽子、丫頭，還是他的丈母娘、小姨子呢。你明白了這個來歷，我再告訴你這位總督大人的脾氣，你就都明白了。這位大帥，是軍功出身，從前辦軍務的時候，都是仗著幾十個親兵的功勞，跟著他出生入死。如今天下太平了，那些親兵，叫他保的總兵的總兵，副將的副將，卻一般的放著官不去做，還跟著他做戈什哈。你道為甚麼呢？只因這位大帥，念著他們是共過患難的人，待他們極厚，真是算得言聽計從的了，所以他們死命的跟著，好仗著這個勢子，在外頭弄錢。他們的出息，比做官還好呢。還有一層：這位大帥因為辦過軍務，與士卒同過甘苦，所以除了這班戈什哈之外，無論何等兵丁的說話，都信是真的。他的意思，以為那些兵丁都是鄉下人，不會撒謊的。他又是個喜動不喜靜的人，到了晚上，他往往悄悄地裡出來巡查，去偷聽那些兵丁的說話，無論那兵丁說的是甚麼話，他總信是真的。久而久之，他這個脾氣，叫人家摸著了，就借了這班兵丁做個謀差事的門路。譬如我要謀差使，只要認識了幾個兵丁，囑托他到晚上，覷著他老人家出來偷聽時，故意兩三個人談論，說吳某人怎樣好怎樣好，辦事情怎麼能幹，此刻卻是怎樣窮，假作歎息一番，不出三天，他就是給我差使的了。你想求到他說話，怎麼好不恭敬他？你說那苟觀察禮賢下士，要就是為的這個。那個戴白頂子的，不知又是那裡的什長之類的了。」我聽了這一番話，方才恍然大悟。繼之說話時，早來了一個底下人，見繼之話說的高興，閃在旁邊站著。等說完了話，才走近一步，回道：「方才鐘大人來拜會，小的已經擋過駕了。」繼之問道：「坐轎子來的，還是跑路來的？」底下人道：「是衣帽坐轎子來的。」繼之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功名也要快丟了，他還要來晾他的紅頂子！你擋駕怎麼說的？」底下人道：「小的見晚上時候，恐怕老爺穿衣帽麻煩，所以沒有上來回，只說老爺在關上沒有回來。」繼之道：「明日到關上去，知照門房，是他來了，只給我擋駕。」到底下人答應了兩個「是」字，退了出去。我因問道：「這又是甚麼故事，可好告訴我聽聽？」繼之笑道：「你見了我，總要我說甚麼故事，你可知我的嘴也說乾了。你要是這麼著，我以後不敢見你了。」我也笑道：「大哥，你不告訴我也可以，可是我要說你是個勢利人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你不要給我胡說！我怎麼是個勢利人？」我笑道：「你才說他的功名要快丟了，要丟功名的人，你就不肯會他了，可不是勢利嗎？」

繼之道：「這麼說，我倒不能不告訴你了。這個人姓鐘，叫做鐘雷溪……」我搶著說道：「怎麼不『鐘靈氣』，要『鐘戾氣』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你又要我說故事，又要來打岔，我不說了。」嚇得我央求不迭。繼之道：「他是個四川人，十年頭裡，在上海開了一家土棧，通了兩家錢莊，每家不過通融二三千銀子光景；到了年下，他卻結清帳目，一絲不欠。錢莊上的人眼光最小，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錢，他就以為是好主顧了。到了第二年，另外又有別家錢莊來兜搭了。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錢莊，然而也不過五六千的往來，這年他把門面也改大了，舉動也闊綽了。到了年下，非但結清欠帳，還些少有點存放在裡面。一時錢莊幫裡都傳遍了，說他這家土棧，是發財得很呢。過了年，來兜搭的錢莊，越發多了。他卻一概不要，說是我今年生意大了，三五千往來不濟事，最少也要一二萬才好商量。那些錢莊是相信他發財的了，都答應了他。有答應一萬的，有答應二萬的，統共通了十六七家。他老先生到了半年當中，把肯通融的幾家，一齊如數提了來，總共有二十多萬。到了明天，他卻『少陪』也不說一聲，就這麼走了。土棧裡面，丟下了百十來個空箱，伙計們也走的影兒都沒有。銀莊上的人吃一大驚，連忙到會審公堂去控告，又出了賞格，上了新聞紙告白，想去捉他。這卻是大海撈針似的，哪裡捉得他著！你曉得他到哪裡去了？他帶了銀子，一直進京，平白地就捐上一個大花樣的道員，加上一個二品頂戴，引見指省，來到這裡候補。你想市儈要入官場，那裡懂得許多。從來捐道員的，哪一個捐過大花樣？這道員外補的，不知幾年才碰得上一個，這個連我也不很明白。聽說合十八省的道缺，只有一個半缺呢。」

我說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怎麼有這半個缺起來？」繼之道：「大約這個缺是一回內放，一回外補的，所以要算半個。你想這麼說法，那道員的大花樣有甚用處？誰還去捐他？並且近來那些道員，多半是從小班子出身，連捐帶保，迭起來的；若照這樣平地捐起來，上頭看了履歷，就明知是個富家子弟，哪裡還有差事給他。所以那鐘雷溪到了省好幾年了，並未得過差使，只靠著騙拐來的錢使用。上海那些錢莊人家，雖然在公堂上存了案，卻尋不出他這個人來，也是沒法。到此刻，已經八九年了。直到去年，方才打聽得他改了名字，捐了功名，在這裡候補。這十幾家錢莊，在上海會議定了，要問他索還舊債，公舉了一個人，專到這裡，同他要帳。誰知他這時候擺出了大人的架子來，這討帳的朋友要去尋他，他總給他一個不見；去早了，說沒有起來；去遲了，不是說上衙門去了，便說拜客去了；到晚上去尋他時，又說赴宴去了。累得這位討帳的朋友，在客棧裡耽擱了大半年，並未見著他一面。沒有法想，只得回到上海，又在會審公堂控告。會審官因為他告的是個道臺，又且事隔多年，便批駁了不准。又到上海道處上控。上海道批了出來，大致說是控告職官，本道沒有這種權力，去移提到案。如果實在係被騙，可到南京去告。云云。那些錢莊幫得了這個批，猶如喚起他的睡夢一般，便大家商量，選派了兩個能幹事的人，寫好了稟帖，到南京去控告。誰知衙門裡面的事，難辦得很呢，況且告的又是二十多萬的倒帳，不消說的原告是個富翁了，如何肯輕易同他遞進去。鬧的這兩個幹事的人，一點事也不曾幹上，白白跑了一趟，就那麼著回去了。到得上海，又約齊了各莊家，匯了一萬多銀子來，裡裡外外，上上下下，都打點到了，然後把呈子遞了上去。這位大帥卻也好，並不批示，只交代藩臺問他的話，問他有這回事沒有：『要是這回事，早些料理清楚；不然，這裡批出去，就不好看了。』藩臺依言問他，他卻賴得個一乾二淨。藩臺回了制軍，制軍就把這件事擱起了。這位鐘雷溪得了此信，便天天去結交督署的巡捕、戈什哈，求一個消息靈通。此時那兩個錢莊幹事的人，等了好久，只得等一個泥牛入海，永無消息，只得寫信到上海去通知。過了幾天，上海又派了一個人來，又帶了多少使費，並且帶著一封信。你道這封是甚麼信呢？原來上海各錢莊多是紹興人開的，給各衙門的刑名師爺是同鄉。這回他們不知在那裡請出一位給這督署刑名相識的人，寫了這封信，央求他照應。各錢莊也聯名寫了一張公啟，把鐘雷溪從前在上海如何開土棧，如何通往來，如何設騙局，如何倒帳捲逃，並將兩年多的往來帳目，抄了一張清單，一齊開了個白折子，連這信封在一起，打發人來投遞。這人來了，就到督署去求見那位刑名師爺，又遞了一紙催呈。那刑名師爺光景是對大帥說明白了。前日上院時，單單傳了他進去，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，不然，這個『拐騙巨資』，我批了出去，就要奏參的。嚇的他昨日去求藩臺設法。這位藩臺本來是不大理會他的，此時越發疑他是個騙子，一味同他搭訕著。他光景知道我同藩臺還說得話來，所以特地來拜會我，無非是要求我對藩臺去代他求情。你想我肯同他辦這些事麼？所以不要會他。兄弟，你如何說我勢利呢？」我笑道：「不是我這麼一激，哪裡聽得著這段新聞呢。但是大哥不同他辦，總有別人同他辦的，不知這件事到底是個怎麼樣結果呢？」繼之道：「官場中的事，千變萬化，哪裡說得定呢。時候不早了，我們睡罷。明日大早，我還要到關上去呢。」說罷，自到上房去了。

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早起，繼之果然早飯也沒有吃，就到關上去了。我獨自一個人吃過了早飯，閒著沒事，踱出客堂裡去望望。只見一個底下人，收拾好了幾根水煙筒，正要拿進去，看見了我，便垂手站住了。我擡頭一看，正是繼之昨日說的高升。因笑著問他道：「你家老爺昨日告訴我，一個旗人在茶館裡吃燒餅的笑話，說是你說的，是麼？」高升低頭想道：「是甚麼笑話呀？」我說道：「到了後來，又是甚麼他的孩子來說，媽沒有褲子穿的呢。」高升道：「哦！是這個。這是小的親眼看見的實事，並不是

笑話。小的生長在京城，見的旗人最多，大約都是喜歡擺空架子的。昨天晚上，還有個笑話呢。」

我連忙問是甚麼笑話。高升道：「就是那邊苟公館的事。昨天那苟大人，不知為了甚事要會客。因為自己沒有大衣服，到衣莊裡租了一套袍褂來穿了一會。誰知他送客之後，走到上房裡，他那個五歲的小少爺，手裡拿著一個油麻團，往他身上一擲，把那嶄新的衣服，鬧上了兩塊油跡。不去動他，倒也罷了；他們不知那個說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，就糝上些滑石粉，拿熨斗一熨，倒弄上了兩塊白印子來了。他們恐怕人家看出來，等到將近上燈未曾上燈的時候，方才送還人家，以為可以混得過去。誰知被人家看了出來，到公館裡要賠。他家的家人們，不由分說，把來人攆出大門，緊緊閉上；那個人就在門口亂嚷，惹得來往的人，都站定了圍著看。小的那時候，恰好買東西走過，看見那人正抖著那外褂兒，叫人家看呢。」我聽了這一席話，方才明白吃盡當光的人，還能夠衣冠楚楚的緣故。

正這麼想著，又看見一個家人，拿一封信進來遞給我，說是要收條的。我接來順手拆開，抽出來一看，還沒看見信上的字，先見一張一千兩銀子的莊票，蓋在上面。

正是：方才悟徹玄中理，又見飛來意外財。要知這一千兩銀子的票是誰送來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